

荷兰鞋之谜

〔美〕埃勒里·奎恩 著

高 育 翰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沈阳

Эллерн КВИН

Загадка больничных туфель

Перевод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Вячеслава Федоровског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3, 6, 7. 1979

根据苏联《青年近卫军》杂志1979年5、6、7月号译出

荷兰鞋之谜

〔文〕 狄勒里·奎恩 著

高 育 翰 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顺街6号(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六六七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1/4

字数：120,000 印数：1—122,000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0·297 定价：0.52元

主要人物表

- 阿拜·道恩——百万女富豪
格尔达·道恩——阿拜的女儿
亨德利克·道恩——阿拜的弟弟
萨拉·法勒——阿拜的女管家
菲利普·摩高斯——阿拜的律师
约翰·敏钦——主治医师
弗朗西斯·让奈——主治医师
路席斯·丹宁——主治医师
艾迪特·丹宁——路席斯的女儿
柳茜·普赖斯——护士
托马斯·史文逊——让奈的客人
埃萨克·柯勃——医院门卫
莫里次·克奈泽尔——冶金学家
理查德·奎恩——警察局巡官
埃勒里·奎恩——理查德的儿子
亨利·萨姆逊——区检察官
托马斯·维利——警官
皮特·哈珀——记者

192×年1月，星期一。这是一个晴朗的寒风凛冽的早晨。埃勒里·奎恩漫步在静悄悄的长街，思索着手头正在办理的一桩案件。他紧裹一件厚墩墩的黑大衣，朝一组不算十分高大的建筑群走去。头上的礼帽压得很低，遮住额角，挡住了夹鼻眼镜闪烁的寒光。手杖敲得冰冻的路面嘣嘣作响。

他绞尽脑汁，试图解开疑团：从死亡到尸体僵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过什么情况？他的眼神显得安详，但在风吹日晒显得黝黑的面颊上，皮肤却绷得很紧，手杖在水泥路面上有力地敲击着，这一切都暴露出他内心的紧张。

他快步穿过大街，朝一座厚实的建筑物的大门走去。眼前是宽大的弧形红色花岗岩石级，大门上方，镌刻着几个大字：

荷兰纪念医院

埃勒里拾级而上，微微有些气喘。他拉开沉重的门扉。一进门，是高大肃静的前厅，白色的大理石地板，四壁镀着一层乌光珧琅。左面，映入眼帘的是一扇敞开的门，门牌上写

着“值班室”；右边门牌上写着“候诊室”；迎面，透过正在摆动的弹簧玻璃门可以望见主电梯间那雕饰精美的栅栏。电梯间门前，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全身衣着洁白耀眼。

正当埃勒里观察之际，从值班室里走出一个高身材的男子，红红的脸膛，厚厚的方下颏，身穿白裤、白罩衣，头戴黑檐制帽。

“会见时间是两点到三点，”他嘶哑地说。“不到时间，禁止进入本院。”

“这么严啊！”埃勒里把大衣兜里的手往深里插了插。

“我有要紧事，必须立刻见敏钦博士！”

门卫用手摸摸下巴。

“敏钦博士？您和他事先约会了吗？”

“您放心，他一定会见我的。请您快一些，”埃勒里摸摸口袋，掏出一枚银币。“请找一找他，我忙得要命。”

“这儿禁止收小费，先生！”门卫说。“我马上去通知博士。请问您尊姓大名？”

埃勒里耸耸肩膀，收回了银币。

“禁止收小费？我可不知道这规矩。我叫埃勒里·奎恩。您贵姓？叫夏仑吗？”

门卫困惑不解地望望来人。

“不，先生。我叫埃萨克·柯勃，是这儿的门卫，”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指了指罩衣上的名牌。

埃勒里走进候诊室坐下。室内空无一人。他不禁皱皱鼻子：一股医院特有的消毒药水的味儿直刺他的鼻腔。

不一会儿，一个浑身穿白、身材高大、体格健美的男子

冲进屋来。

“真是埃勒里·奎恩吗？”

埃勒里急忙站起，他们热情地握手。

“哪阵风把你吹来的？还是那样窜来窜去吗？”

“这是常事，敏钦，”埃勒里解释说。“一般说来，我不喜欢医院，它使我感到难受。可是，我现在有个疑问需要解答。”

“我愿意效劳，”敏钦博士友好地说。他有一对敏锐的天蓝色眼睛，和善的脸上笑容可掬。他挽起埃勒里的臂肘，引他向门外走去。“这儿谈话不方便，老朋友。咱们到我的办公室去吧。”

他俩绕过电梯前的玻璃门，向左拐进明亮的长廊。长廊两侧是一扇扇房门。这里消毒水的味儿更浓了。

“瞧，这就是医学的缺陷，”埃勒里嘟哝说。“我觉得这儿能把人闷死。”

敏钦博士笑了。他们到了走廊尽头，又向右拐。

“习惯习惯吧！老巡官好吗？”

“还好。”埃勒里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我现在正在办一件虽然不算大，但可是头绪不清的案子。什么都查明了，只剩下了一个细节。如果这点不出我的预料……”

他们走到拐角处又向右一拐，来到与上一条平行的走廊里。走廊的右墙，只有一扇大门，沉甸甸的，上面写着“手术观摩厅”。左侧，在他们路过的一个门上写着“路席斯·丹宁博士——内科主治医师”。再走几步，另一个门上写的是“观摩厅休息室”。最后，他们停在第三个门前，门上写

若：“约翰·敏钦博士——主治医师”。

宽敞的房间里，陈设相当简朴。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大写字台。贴墙放着几张柜橱，柜橱的玻璃隔板上摆着光华耀眼的医疗器械。屋子的一角摆有四把椅子，一个低矮的宽书橱里面装满了很厚的书籍，还有几个金属制的药品柜。

“脱下大衣，请坐。有什么事就说吧，”敏钦说。他坐到写字台后的转椅上，向后一靠，把那对粗壮有力的手枕在脑后。他的手指灵活而有弹性。

“我只有一个问题，”埃勒里忙说。他一边走，一边把大衣甩到椅子上。“有没有什么因素可以影响尸体僵化时间的长短呢？”

“有。你知道那个人的死因吗？”

“枪杀。”

“被害人的年龄呢？”

“我估计有四十五岁左右。”

“是否有过病理现象？我指的是，他是否受过什么感染？或者得没得过糖尿病一类的疾病？”

“据我所知，没有。”

敏钦微微摇晃着转椅。埃勒里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把手伸进衣兜去找香烟。

“吸我的吧，”敏钦让道。“埃勒里，我应该告诉你，尸体僵化是一种复杂现象。一般总得先验尸体，才好下结论。我问起糖尿病，这决不是信口问问。假使一个人年过四十，再加上受血糖过多的折磨，那么他死后至少得过十分钟左右才会僵化。”

“十分钟？天哪！糖尿病……敏钦，我用一下你的电话行吗？”

“请用吧，”敏钦指指电话机，身体在转椅里坐得更舒适了。

埃勒里随即拨动电话机，同他所找的人讲了几句话，接着要通了法医鉴定官办公室。

“普鲁梯吗？我是埃勒里·奎恩。请告诉我，解剖被害人热敏之后，在他的血液里是否发现了糖分？什么？他得过慢性糖尿病？原来这么巧啊！”

他慢慢放下听筒，长吁了一口气，笑了。

“凡事结局好，就算大吉大利，敏钦！今天真得好好感谢你。再挂一个电话，这件案子就可了结了。”

他挂通了警察局。

“请找奎恩巡官讲话……爸爸，是你吗？罪犯是奥卢克……绝对有把握。腿断了……对。在死亡之后折断的，但是在死后十分钟之内……对了！我也这么想。”

“埃勒里，别着急走，”敏钦亲热地说。“我还有空儿。要知道，我们有好久没见面了。”

他们坐得更舒服些，点着了香烟。埃勒里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办完重大事情以后所常见的安静坦然的表情。

“我哪怕在你这儿待上一整天都可以。你刚刚用一根稻草武装了我，可是小小的稻草却折断了阴险的骆驼的脊梁骨……我没研究过医学，所以对糖尿病的后果毫无概念。”

“是啊，于我们这一行的偶尔也会有点儿用处的，”敏钦开玩笑说。“不过，今天早晨，糖尿病一直就没有离开

过我的脑袋。医院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恰恰患有慢性糖尿病，偏偏今早遇到了不幸。她从楼梯上滑下来摔伤了，伤势很重。她胆囊破裂。我们的外科主治大夫让奈正在作紧急手术的准备。”

“真遗憾。你们这位一号患者是什么人？”

“阿拜·道恩。她已经年过七十。对她这个岁数的人来说，尽管保养得相当好，但是慢性糖尿病仍给手术添了不少麻烦。当然，也存在一个减轻困难的因素。她现在处于昏迷状态，手术可以不必施行麻醉。我们大家原先都预料下个月须要给老太太动手术，因为她得了轻度的慢性阑尾炎。但是，我想让奈今天上午决不会去碰阑尾，免得让老太太的病情复杂化。”

敏钦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手术预定在十点四十五分进行。现在快到十点了。也许你会愿意留下来欣赏欣赏让奈的技术？”

“也好……”

“他是位真正的魔术师，是美国东部最优秀的外科大夫。道恩夫人对他非常好。她十分器重他的才能。让奈就在对面主要的手术大厅动手术。”

“好吧，你说服了我，”埃勒里说。“我从来没参观过外科手术。你怎么看？不可怕吧？我担心，我会呕吐的。”

他们相视而笑。

“阿拜是个百万富豪，慈善家，上流社会的遗孀，金融巨擘……在医院，大家都在为她的病情担心，”敏钦沉思地说，把腿伸到写字台下。“埃勒里，你一定知道，阿拜·道恩

是本院的创建人。她的心血、她的金钱都花在医院建设上，现在实质上这已成为她的事业。我们大伙都被发生的事震动了，这点请相信我。但是让奈比所有人都更关心道恩夫人。在让奈的一生中，道恩夫人是他的教母。可以毫不夸大地讲，道恩夫人是第一位发现让奈有外科大夫才能的人，是她把让奈送到维也纳和索尔邦学习。总而言之，是她把让奈造就成了今天这样的人。不用说，坚持动手术的是让奈，而且理所当然要由他亲自主刀。”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埃勒里好奇地打听。

“大概是命里该着……你看，每星期一早晨，她都要到这儿来视察慈善病房。这是她乐意干的事。今天也不例外。当她从四楼下来时，突然昏厥，从楼梯上跌了下来，脸朝下摔在平台上。幸好让奈近在身旁。他当即给她作了检查，发现胆囊破裂。”

“她为什么突然昏厥了呢？”

“我们查出来了，是女管家萨拉·法勒对阿拜·道恩照顾得不经心而造成的后果。女管家是个中年妇女，很早就在阿拜家里管事，替她照应家务。问题在于按规定每天须给阿拜注射三次胰岛素。让奈总是尽量争取亲自去给注射。注射胰岛素并不复杂，大多数病人都能自己注射。然而，昨天夜里让奈作了个紧急手术，耽搁了。他象往常一样，挂电话通知阿拜的女儿格尔达，但格尔达没在家，接电话的是法勒。让奈求她转告格尔达，说他不能到阿拜家去，让格尔达亲自给注射，可是，法勒却把这事给忘了。阿拜本人又向来对注射不太在意。结果昨天晚间没有注射。格尔达丝毫不晓得让

奈来过电话，今天很晚才起床。这样一来，阿拜早上就没有注射，再加上早饭吃得过饱，这顿早饭把事全弄糟了。她的血糖猛然增加，于是导致了昏迷。”

“真不巧，”埃勒里低声说。“我想，即将动手术的消息已经通知给亲属，这可爱的一家就要会聚到这儿来了。”

“只是不能聚在手术厅，”敏钦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

“手术厅，即使是家庭成员也禁止入内……咱们先在医院里逛一逛，我想让你开开眼。请相信，这里是模范医院。”

“我同意，敏钦。”

他俩离开了办公室，仍沿着来时走过的路线步入北走廊。

敏钦指了指左边通向观摩厅的大门。再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在这个厅里观看手术了。敏钦又指着右边的休息室说：

“道恩家族的某些成员大概已经在里边了，”敏钦又说，“不能让他们乱走乱动……这是西走廊，”转过拐角时他解释道。“右边有两间辅助手术室。我们总是担负大量的工作。我们这儿集中了全国东部最强大的外科大夫队伍……瞧，左边就是主要手术大厅。它由三个房间组成：麻醉室、术前准备室和手术室。最重要的手术都在这儿作。主要手术大厅也用来对实习生和护士示范特殊手术以配合教学需要。实习生和护士可以坐在观摩厅的回廊上观看手术。当然，我们在上几层楼也有手术室。”

医院里笼罩着一片奇怪的寂静。只是时常有全身穿白的身影跑过长长的走廊。在这座楼房里一切声音似乎都已被排除于正常生活之外，所有门上的转轴都涂上厚厚一层油脂，

平稳地转动，开和关都没有响声。

敏钦停下脚步，握住诊察室的门柄。他推开门，打手势请埃勒里进去。门刚一推开，埃勒里便发现墙上亮起一盏小红灯，表明这间诊室已有人占用。

“挺方便，不是吗？”敏钦笑问。

“请问，难道你们这里连一个办事邋邋的人都没有吗？”

“没有。只要约翰·敏钦在这儿主持工作，今后仍不会有，”医生开玩笑道。“的确，我们把井然的秩序奉为圣典。就拿那些极小的辅助用品为例吧，它们都保管在各自的抽匣里，”敏钦用手指着屋角一个大白柜橱，拉开底层的一个抽匣。埃勒里看到各种绷带应有尽有。上一层抽匣装着药棉和纱布，再往上是脱脂棉，最上层则装有一卷卷白胶布。

“独树一帜的制度，”埃勒里低声说。“若是工作人员的制服不洁净，鞋带不系牢，你们这儿一定要罚款的吧？”

敏钦笑了。

“你猜得大致不错。医院内部规定，所有医院工作人员都必须穿医院制服。男人要穿白罩衫、白麻布裤和白帆布鞋。妇女的制服则是用白色亚麻布缝制的。即便是门卫，你还记得入口处的那位吗？也必须全身穿白。电梯工、清扫工、炊事员、技术工人，只要一迈进医院，就全都得穿上标准制服。”

“头都被搅昏了，”埃勒里呻吟道。“快放我从这儿出去吧。”

他们又到了南走廊，看见一位身穿褐色大衣的高个儿年

轻男子。此人发现他们，放慢了脚步，接着骤然向右一转，便消逝在东走廊不见了。

敏钦收敛了笑容。

“我怎么把万能的阿拜忘了，”他嘟哝道。“瞧，刚才过去的是她的律师菲利普·摩高斯。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处理阿拜的各种事务。”

“他大概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埃勒里指出。“他为什么如此关心阿拜呢？”

“那倒不如说是关心夫人的令人一见销魂的年轻女儿，”敏钦答。“他和格尔达情投意合。如果说他们已在热恋，我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据说，阿拜也祝福这段浪漫史……好了！我想，整个家族都到齐了……稍等一下！瞧，外科主治大夫也从手术室出来了。早安，博士！”

二

穿褐色大衣的人快步走近观摩厅休息室，猛烈地敲着扣紧的房门。门里悄然无声。他掀动门柄，走了进去。

“菲利普！”

“格尔达！我亲爱的……”

一位亭亭玉立的年轻姑娘，两眼哭得通红，一头扑进他的怀抱。菲利普尽力安慰她，柔声细语地表露自己的满腹同情，疼爱地抚摩着埋在他肩头的秀发。

空旷的房间里只有他们二人。贴墙摆列着一排长椅，其中一把椅子上放着水獭皮大衣。

菲利浦·摩高斯温柔地搂着姑娘，抬起她的下巴。

“不要这样伤心，格尔达，都会顺利过去的。别哭，亲爱的，我求求你！”

姑娘擦干泪珠，强作笑容。

“噢，菲利浦！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啊……我孤伶伶一个人待在这儿……等了又等……”

“我理解你的心情，”他环视室内，眉头不禁微微一蹙。“别的人呢？在这种时候他们怎么能扔下你一个人不管？”

二人走到长椅旁坐下。格尔达·道恩睁大一双秀目，直勾勾地呆望着地板。年轻人本想再找一些话来安慰她，可是终于无言相对。

他们置身大医院之中，四周是一片寂静肃穆气氛。尽管医院里到处都在紧张忙碌，但任何声音也传不进休息室。暗无光泽的四堵白墙仿佛从四面八方直逼过来。

“噢，菲利浦！我有点儿害怕！吓死我了！”

三

突然在南走廊出现一个矮个儿男人径直走向敏钦和埃勒里。

埃勒里一眼就看出，来人左腿有点毛病。走起路来，他总是忽然一下子把体重从左腿移到右腿。

“肌肉麻痹！”埃勒里眼望迎面走来的矮个子医生，头脑里悠忽一闪。

来者身披白色罩衣，下穿白麻布裤，裤脚下露出白帆布鞋鞋尖，头上戴着外科手术帽，帽檐翻卷着。他试图摘下口罩。

“你好，敏钦！一切正常，是阑尾炎穿孔，腹膜炎已经防止住了。真是件脏活儿……阿拜的自我感觉怎样？你看过她了吗？血糖多少？这位是谁呀？”

他说起话来象个机关枪，没完没了，明亮的小眼睛不停地在敏钦和埃勒里之间扫来扫去。

“让奈博士，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奎恩先生，我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埃勒里·奎恩。”

“你言过其实了，”埃勒里说。“博士，能和您认识我深感荣幸。”

“我也感到荣幸，”外科大夫回答说。“凡是敏钦的朋友到这儿来，我都欢迎。好吧，敏钦，我还要先去稍微休息一会儿。我真为阿拜担忧。幸而她心脏机能良好，只是胆囊破裂使人很棘手。静脉点滴进行得怎样了？”

“完全正常，”敏钦答说。“现在大概已经把她送到了术前准备室。不过道恩夫人这一病倒，咱们今晚写书的计划看来要告吹了吧？”

“当然喽，”让奈蓦地转向埃勒里。“您好象是位作家？好吧，那就请您欣赏欣赏另一位作家——约翰·敏钦的作品。此人笔锋流畅，文采斑斓。他正同我合写一部书，他给我的帮助大极了。这部书将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应该说，从干我们这一行的人里，敏钦是我找到的最理想的合作者。您知道什么是先天性变态反应吗，奎恩先生？我想，您

不一定知道。这个题目在医学界引起了种种议论。我们还在骨骼接合问题上作出了一点点新贡献，这同样是一个多年来漫无头绪的问题……”

“敏钦，你怎么连一个字也从没向我透露呢？”埃勒里笑问。

走廊里传来嚓嚓的脚步声。

“请原谅，”让奈忽然说，用右脚跟转过身去。“什么事，柯勃？”

全身着白的门卫十分犹豫地靠上前来。他手里搓弄着制帽，显然感到惶恐不安。

“门口有个男人想见您，让奈博士，”门卫说。“他说这是同您事先约定好了的。请原谅我打扰了您。”

“柯勃，你明明知道，凭他是谁，我现在都不能接见！”让奈博士喊道。“我已请求你多少次，别拿这些琐碎小事来打扰我！普赖斯小姐在哪儿？你当然知道，这类事都由她替我处理。你去吧，我不能接见这个人，我太忙了。”

他转身背朝门卫，不再理他。柯勃满面通红，可是他一步也没有挪动。

“可是我……她……这个人说……”

“博士，你大概忘了，”敏钦插言道。“普赖斯小姐打印《先天性变态反应》的手稿，忙了一早晨，现在遵照你的指示，正在看护道恩夫人。”

“可也是！真是活见鬼！”让奈嘟哝说。“不管怎么说，我不接见这个人，柯勃。”

门卫默默递给外科大夫一张名片。他递这张名片的样